



王仁菊

生活小景，恰似串起寻常日子的纤纤丝线，将散落在朝暮间的细碎光阴、藏于巷陌深处的烟火片段，悄然缀成温润动人的日常诗篇，可抵珍饈美饌解饥肠，可消万般无聊添意趣，可携岁月温情暖人心，最不济，可博会心一乐慰风尘。

讲价的艺术

清晨七时许，老街菜市场一鲜玉米摊前，玉米棒子两元一个，问价、讲价者不绝，摊主大爷坚持一口价。我挑了三个正准备付钱，一位大娘上前询价。大娘问：“苞谷坨子多少钱一个呐？”大爷答：“两块钱。”大娘又问：“能少不？”大爷答：“不还价。”大娘哈哈一笑道：“哦，那好，我这人直撇，不爱讲价，也不爱占人便宜，拿三个给你五块，占你一块钱，咱话说到明处，可以吧？”大爷也呵呵一笑道：“我这人也直撇，既然你话说到明处了，那肯定莫麻达嘛！”

两人愉快成交后，大爷回头对我说：“你的三个六块钱，莫得二话。你也不用看人家，人家话是说到明处的。”我愣怔片刻，悻悻地付了钱，暗自叹息一声，谁让咱不懂讲价的艺术呢！那一块钱权当学费吧。

下棋费凳子

小暑时节，天气阴晴不定，太阳雨倏忽落又倏忽歇，暑气水汽此消彼长，一把晴雨伞便得两全之好。晨起八时许，马路市场边青绿复清香。雨水洒在菜蔬水果和梔子花上，清冷冷水氤氲。穿行其间，脚步恍惚也轻盈起来。买一个葱油饼，漂亮的店家娘子操着浓重的川音问：“得二十分钟哟，哪个办，姐姐要不要等起？”我也咬着川语嬉笑回她：“哪个好吃，不等起哪个办嘛！”她嘿嘿笑，眉眼弯成一汪上弦月。等饼的时间，买了鲜桃、玉米、黄瓜、青椒、凉粉、梔子花，时间仍富裕，信步转到老街。老街转角处，栅栏围起一个小小的菜园，园子随圆就

方，草盛瓜苗稀，猜想园主或是五柳先生一般的人物吧，往前走，许多人家房前屋顶稀稀落落种着一些菜蔬花草，近前一丛紫粉色花序上，两只蜜蜂忙碌翻飞，任我如何守候也无法定格它们展翅的模样，颓然放弃。再往前，迎面一对男女笑盈盈地边走边高声闲谈，妇人拎着两个半旧的圆凳说：“喏，这两个家伙碍手碍脚，干脆甩了去。”男人说：“莫慌着甩咯，我拿去放院子里下棋用，下棋贼费凳子！”妇人挑眉：“怪嘞道！下棋不是费棋费茶么，咋还费凳子？”男人哈哈笑，说这你就不懂经咯……渐行渐远。

整条老街行人稀少，一背包客独自在前行，东张西望，偶尔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，电线在头顶结成杂乱的网，把光影切割开来，为小街窄巷添了几分斑驳。我站在一户人家檐下，避雨也避阳光。眼前斑驳蜿蜒的老街任如何看，都像一张老照片或一帧老电影。归去，拼一盘青果，就一杯清茶，细细回味关于老街的旧时光，恍如老友相会或观一场老电影，真是再好不过了！只是因何下棋费凳子？一时没弄得明白。

风系小邻居

邻居家的小姑娘，俊俏调皮。回回遇见都极为亲热，用她的话说叫合眼缘，相较之下我常显得有些木讷且言辞匮乏。我下班回家，常见她在门前玩耍，这样的时侯，作业大抵是完成了。她一脸灿烂地带着自家小表妹上蹿下跳，看到我，总脆声招呼：“奶奶好！”然后必不忘对我当日着装品评一番，正装衣裙谓之淑女风，长衣阔裤谓之森女风，休闲装扮谓之运动风，还有家居风、校园风、波希米亚风等等。她说得我一知半解，不时用“度娘”扫盲一番，慢慢竟也能分门别类了，只是不知她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是如何知晓这些的。

前一阵周末加班，天气晴好，午间回去见她在门前的几树红豆前逗留，一脸欲掀还休的架势。我随手摘了几颗山楂和小金橘请她品尝，小姑娘满脸欢喜地接过，一连声儿地夸我是最好最美奶奶，夸完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摘了你家爷爷的宝贝，他会不会吵你呢？”



乡村初冬 马桂芳 摄

我家先生时常在门前伺候这几树红果子，确实宝贝得紧。这古灵精怪的小姑娘，自打在门前搞“跳蚤市场”推销被先生拒绝后，对这个“爷爷”极不待见，嫌弃之余多少还有些畏惧。我被她可爱的模样逗得忍不住乐，豪气干云地说：“不怕，这些东西奶奶都可以做主。”小姑娘笑眯了眼，竖起大拇指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御姐风的，我还以为你是萝莉风的呐！”哎，我的风系小邻居哦！

近来，先生总奇怪门前的红果子好像慢慢少了些，我只能“猜想”大概是被风吹走了吧！这让人毫无抵抗力的风系小邻居，“奶奶”无力抵抗，红果子们大概也无力抵抗吧。

荷花之苦

左邻有一君，蒔花成癖。屋前阶下，盆栽密匝匝摆得满当，星罗棋布似的，却鲜少得见花容。逢骄阳骤雨或霜华凛然，必辗转挪移，匆匆如若蚍蜉搬家，慌不停歇。每每见之，心下愕然，雷霆雨露莫不天恩，何故如此避之不及？逢惠风暖日，君常于午后修枝剪叶，追肥松土。面肃目峻，捋衣挽袖，汗流浹衣。半日工夫，四下里一地狼藉，空气中浊气弥漫。待得花红，盛放即剪，朵朵如故。少则三五日，多则半月，皆施施然修剪一新，然后急急松土追肥……如此循环往复不止。偶见其夫人帮工，时而撇花逐蝶，时而花间留影，时而听曲调笑……少顷被斥，黑风扫面，拂袖而去。我于近侧听墙少时，欲开解一二，终因抹不开脸面，不了了之。后某日偶遇，循循探问，夫人言：蒔花一途，既无花赏半开之趣，亦无残红听雨之味，更无片刻嬉戏之闲，实乃苦差也！再问，只道是经过繁复，一时难以道出矣。想来是不愿赘述。心下遂有三分了然：花间事，不求四时随性，只恋刹那芳华，蒔花如此，确乃苦差也。余日每每观之，总不免忆起旧年父辈于泥土里讨生活，亦是此般皱锁眉头，埋头苦干，挥汗如雨。细究差异，左不过缺一锅锄，一烟锅，一羊毡毛巾矣。

我曾经写过《人生“三思”》《人生“三悟”》《人生“三爱”》《人生“三惜”》四篇短文，获得过读者一些好感。如今我八旬有六，结合自己退休后的实践，总结归纳《人生“三乐”》，即“常与兴趣爱好相伴，闲与结交朋友相会，常与家人亲戚相聚。”

常与兴趣爱好相伴

古人的兴趣爱好大多是“琴棋书画”，现代人读书写作、跳舞唱歌形式多样。我本人 86 年的经历就是这样，年轻时虽然只上过三年私塾，文化水平并不高，但由于我喜爱文学，读书写作，自 1952 年参加工作后，靠自学和组织培训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写作。经常写一些通讯、散文、杂文等，经过长期积累获得了较好的效果。1992、1994、1996 年分别正式出版杂文集《求是心语》，论文集《求是新论》，散文集《临窗寄语》。

1995 年 1 月，我被批准为陕西省作协会员，为我后来坚持写作打下了基础。1996 年 4 月我退休后，写作兴趣更为浓烈，就制定了五年出一本书的奋斗目标，如今已经实现。退休后这 20 年，已出版了《时人悟语》《随心所语》《人生絮语》《桑榆醒语》和《夕阳晚照》这五本书，还专题研究出《健康指南》《经营管理指南》《养生之道》和《做人之道》四本小册子。

从 2016 年开始，我重新分类整理以前内部出版的作品，分别以《人生资本》《世像杂说》《诗魂梦园》《世说新论》和《流金岁月》这五本书公开正式出版。这样共计出版了 14 本书，近 350 万字。

正如我在《真正的人生享受在退休后》一文中所说：“人生价值也体现在人生退后的享受。”我时刻记住这三句话：心理平衡是前提，锻炼身体是基础，适当做事是结果。我还做了一首诗告诫自己：“不是老者不识书，笔刀新作要常磨。只因诗文能治病，怀抱群书不停留！”

闲与结交朋友相会

人生在不同时期可以结交相好的朋友，特别是老年时期更不可缺少好朋友。关键在于不忘过去的老朋友，还要随着年龄的变化结交新的朋友。当然，结交朋友要以“好”和“精”为原则，有共识才行。这就需要 一个适合的平台，我在退休前打下了基础，参加了市杂文协会和市诗词学会，经常与文学界的朋友互相学习。我认识了安康文学界不少朋友，如张虹、田尔斯、丁文、李大斌、姚维荣、刘继鹏等。1996 年，我退休后参加了社会上老年团体活动，先在市老年科技协会担任常务副会长 10 年，后又到安康联通公司担任顾问、监督“两委会”副主任、秘书长兼“两委会简报”主编五年，再到市老年学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兼《安康老年》主编五年。这 20 年可以说是我老年时期老有所为的黄金时代，也是我荣获各种奖项最多的时期。市文联于 1992 年为我的杂文集《求是心语》召开座谈会，我曾在 1998 年获得市文联“德艺双馨”的荣誉称号。

这三个平台让我认识了不少知名人士，结交了知心朋友，我在老年科教协会、联通“两委会”和市老年学会结交了很多朋友。这让我深刻感受到：不忘老朋友，结交新朋友，可以互相学习、共同进步。

每与家人亲戚相聚

我认为退休后的老年人，要起到模范作用，带头团结家人、亲戚，互助友爱，一起享受幸福生活。以我为例，有三代来自不同地区的亲戚二十余人，无论是年轻人、中年人还是老年人，都互相来往不断，在重要节日和重要事情时，都要开展集体活动。如 2015 年国庆节，几家晚辈提出陪伴五位老人出去游玩，他们出资到重庆市东泉镇去泡温泉。我们一行十五人，开着三辆小车，当天到达，在一起玩了五天，大家都很开心。类似这样的集体活动每年都有，特别是春节过年期间，老年人带头，从腊月三十到初五在一起过年。大家认为三家在一起过年不多见，可我们坚持了，就是圆满的胜利。



栗海林

当晨曦为秦巴山脉镀上金边，汉江便如一条碧绿的丝带，穿峡谷，过平原、贯城镇，携着千年的灵气，与旬河蜿蜒出天然“S”形山水画卷。没错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乡，太极山城、美丽旬阳，登高阁临江而眺，可见汉水悠悠，青山苍苍。旬阳之美，在其山水的灵秀与壮阔。春到汉江，两岸桃花灼灼，柳丝依依，江水如翠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远山黛影。段家河的樱花，如云似雪，花瓣簌簌随风而舞，像极了宫崎骏式的浪漫，温柔了整个春天。

冬晨曦为秦巴山脉镀上金边，汉江便如一条碧绿的丝带，穿峡谷，过平原、贯城镇，携着千年的灵气，与旬河蜿蜒出天然“S”形山水画卷。没错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乡，太极山城、美丽旬阳，登高阁临江而眺，可见汉水悠悠，青山苍苍。

旬阳之美，在其山水的灵秀与壮阔。春到汉江，两岸桃花灼灼，柳丝依依，江水如翠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远山黛影。段家河的樱花，如云似雪，花瓣簌簌随风而舞，像极了宫崎骏式的浪漫，温柔了整个春天。

冬晨曦为秦巴山脉镀上金边，汉江便如一条碧绿的丝带，穿峡谷，过平原、贯城镇，携着千年的灵气，与旬河蜿蜒出天然“S”形山水画卷。没错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乡，太极山城、美丽旬阳，登高阁临江而眺，可见汉水悠悠，青山苍苍。

旬阳之美，在其山水的灵秀与壮阔。春到汉江，两岸桃花灼灼，柳丝依依，江水如翠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远山黛影。段家河的樱花，如云似雪，花瓣簌簌随风而舞，像极了宫崎骏式的浪漫，温柔了整个春天。

冬晨曦为秦巴山脉镀上金边，汉江便如一条碧绿的丝带，穿峡谷，过平原、贯城镇，携着千年的灵气，与旬河蜿蜒出天然“S”形山水画卷。没错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乡，太极山城、美丽旬阳，登高阁临江而眺，可见汉水悠悠，青山苍苍。

柚香

赵冰

火车在秦岭的隧道间穿行，明暗交替间，汉江古城安康已近眼前。这座以“安宁康泰”为名的城池，承载着秦巴文化的交融，也见证着南水北调的荣光。

秋雨后的陕南，恰如宋人笔下的水墨长卷，云雾在大山的山脊间悠然游走，似轻盈的纱幔，为群山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汽车沿盘山公路蜿蜒，一侧汉江水清润，一路向着安康水电厂的大坝奔涌着，溅起层层白色的浪花。

我们的落脚处离大坝不远，午后雨歇，我与同伴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，信步走向坝区周边的山路。山路两旁的树木被雨水洗得透绿，两孔泄洪的水从高处跌下来，砸进河里就没了影，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水雾。起初，路还算清晰，偶尔能看到几株鸭跖草在草丛中探头，宛如羞涩的少女。

我们沉浸在这美景中，没人留意夕阳是怎么沉进山的。迷路的恐慌，始于被夜色陡然包裹的瞬间。我们在山里转着圈，手机那点微弱的光，只能照出脚前一小片地方，心里只剩害怕。直至一阵断断续续的狗叫声响起，我们才仿佛抓住了绝望中的稻草，循声而往，也不知绕过多少道弯，终于，看到了一户亮着昏黄灯光的院落。

小院没有围墙，周围种有柚子树，手机的光打上去，黄澄澄的柚子垂在枝头，青黄的果皮凝着水汽，水滴就那样垂着，顺着果皮的曲线往下滴，到一半又顿住，要坠不坠的样子，仿佛舍不得离开那抹温长的黄。我忽然怔住，生于黄土高原上的我，第一次见到长在树上的柚子，这份意外的惊喜，让迷路的慌张淡了几分。

院子里的狗因为我们一行人的到来，叫得更加急促。我们怕狗咬，僵在原地不敢动弹。一位四十来岁的汉子打着手电筒探出头，嗓音带着山里人的淳朴：“你们是迷路了吧？快进来歇歇！”那声音，让我们原本紧张的心情瞬间放松下来。听说我们要返回坝区，他没多问，抓起手电筒就往外走：“山里天黑，我送你们到大路上。”

瀛湖

第 1467 期

柚香

赵冰

人生『三乐』

胡元龙